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里乘 卷一

張相國祖 兒時在塾，家大人訓之曰：「士人讀書，尤宜積德。即以吾邑而論，其先積德愈厚，其後發祥亦愈熾。」因言張文端公之封翁。初，夢神送一衣冠人至，謂為晉朝王處仲。是夕果生一子，封翁甚喜。稍長，器宇魁梧，性亦聰慧。十歲忽殤，封翁悲慟綦切。越數年，又夢前衣冠人至，曰：「吾周覽天下，福德無如翁家，今再來，不復去矣。」俄頃公生，言貌舉止與前無異，故字曰敦復。予小子識之，不敢忘。爾時童稚，不敢請問翁家之先有何功德。後聞吾師張子畏觀察寅言，始略知其大概。先是，明季張氏之祖有諸生某公，生二子，具讀書立品。公老不得志，家計日窘。一日鋤圃種菜，忽見窖藏，白鏹充斥，不下百萬。自念：「書生福薄，驟得巨資，何以堪之？」遂如舊掩好，將留作善舉。及老而疾革，始告二子，命：「必俟荒年，掘以賑饑。爾曹務須善成吾志，倘背吾訓，妄存貪心，子孫不昌！」二子泣涕受命。公卒後數年，適遇奇荒，二子遵公治命，發圃覘之，信然。遂謁邑令，敬陳遺訓，願出窖救荒。令故賢者，正苦賑濟無術，聞言大喜，自督役親往發之，果得藏鏹百萬，盡以賑饑，所活無算。事竣，將為請獎，二子堅辭不受。後某甲早行，見人肩擔二筐，內盛珊瑚、青精、水晶、碑礫之屬，大如杏實，累累如貫珠，不知何物，試問：「何往？」曰：「送往張家去也。」恭逢國初定鼎，文端、文和兩公父子相繼拜大學士，一時兄弟子姪由科第而躋顯秩者，指不勝屈。始知所見珊瑚等物為各色頂戴也。

里乘子曰：聞諸故老言，此次賑饑，皆吾邑校官毗陵趙廣文督其事，絲毫不入私囊，饑民皆沾實惠。彼某甲早行，見人擔二筐送往張家，內另著一小筐，亦盛如杏實各物，問：「此為何？」曰：「此送趙校官者也。」未幾，其後嗣熊詔果大魁天下，子孫後亦多顯宦云。

### 方老宮保

家大人又言，吾鄉方恪敏公，生性孝友。封翁以事戍邊，卒於戍所。恪敏年甫逾弱冠，聞耗，跣足徒行數萬里，至塞外負父骸骨歸。後以布衣獲馬周之遇，官至直隸總督。其子勤襄公葆岸宮保、猶子來青宮保，先後相繼，均官總督。時人榮之，以為恪敏平日存心孝友之報。

里乘子曰：《易》謂：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。」所積愈厚，則其慶亦愈大且久。吾邑巨家顯族甚多，然未有如張、方兩姓之赫赫者。觀張氏之祖所積之善，宜其科甲至今不絕。且自文端公而後，一脈相傳，六代翰林。潘文恭公筆記載之，謂為古今所罕有。至方氏，自明初及今，顯秩相承，間出文人理學。其先非有盛德，曷克臻此？即恪敏公孝友一節，已可略見大概矣。

### 文字竹葉

廣東某寺，一老衲，貧苦清修，持戒甚嚴。嘗暑月有遊方道士日暮來求寄宿，僧曰：「無論荒剝湫隘，不足辱鶴馭。即仙師不棄，而此地惡蚊甚多，嘔人最毒，往往有受創潰腐而不能痊者。貧僧僅一敝布幃，別無以應客，可若何？」道士曰：「倘師慈悲，肯假一袈裟地暫容棲止，得避虎狼，幸矣！他非所慮。」僧以其言懇切，遂願讓己榻款客。道士謝曰：「蒙師見留，受惠已多，何忍迫師露宿，致飽蚊吻！」僧曰：「師行路甚憊，非幃不得安寢，不必過讓。」彼此推遜久之，道士乃宿僧榻。僧竟夕亦幸不為蚊所厄，心竊訝之。詰旦，道士起謝曰：「昨蒙假榻，感不敢忘。然師夜間得毋受創不？」僧曰：「幸托仙庇，夜間竟無一蚊，不知何散？」道士笑曰：「緣感慈悲，略用小術，將蚊盡驅於後園竹葉上矣。師須切記，凡蚊所棲之葉，已化文字，皆可避蚊，慎勿輕視。」僧異而趨驗，果見園竹數百竿葉上各棲一蚊，俱化文字。大喜，出謝，道士不知何往，蓋仙人也。從此遂無蚊患。後，遠近好事者聞竹葉能避蚊，爭購求之，每葉錢數十文，不逾年，園竹為空，僧由是致富。爰大庀材，創修蘭若，居然金碧莊嚴矣。吁！向非老僧一念慈悲，安能幸締仙緣，為我佛之光哉！

里乘子曰：常州湯貞愍公兩生先生貽汾，宦粵時，聞有此葉，特造其寺，求之不得，心殊悵悵。歸途，暫憩村塾，與塾師言及，師云：「向與僧善，曾得數十片，為人攫奪殆盡，今存無幾，請公饋二葉。」公喜，如獲異寶。一贈友人，一用頗黎二片，將葉夾其中，四圍鑲以紫檀。葉上文字固係篆體，亦於葉旁署款篆書「甲申春日兩生」六字配之，以篆體兩面一致，俾把玩者泯其反正之跡。公心靈巧，凡日用什物，無不精妙，即此可見。嘗觴予於獅子窟別業，出以見示，並述其緣起如此。

### 一文錢

一文錢者，姑蘇布店也。初，徽商甲乙二人合伙，挾重資至蘇貿易，各昵一姬，不吝揮霍。兩姬固奇女子，當半夜無人時，謂二人曰：「從古勾欄中鴿嫗無好相識，有錢則奉為上賓，無錢即擲諸門外，比比皆然。日來窺二君囊金漸次蕭索，君等挾重資，背鄉里為權子母，今為妾等耗費殆盡，脫不早為計，其何面目歸見家人？願熟思之。」甲乙亦以為然，以戀戀不忍割愛，苟且安之。鴿嫗每有所求，必百方謀畫，以厭其欲。無何，典質既罄，遽為鴿嫗齒冷，將下逐客之令。兩姬曰：「何如？君等不聽妾言，早知有今日矣。妾等不幸，身墮下流，實非所願。蒙君等割臂要盟，刻銘心髓。觀二君意氣，不過暫時落莫，必不久困，不如暫歌別鶴，努力以圖恢復。妾等當誓死待踐昔約，報君有日矣！」各饋白金五十兩，趣令早去。甲乙無可如何，不得已，受金揮淚而別。時歲將暮，二人姑就酒墟，對酌禦寒，並市飴饌、寒具等物充饑。心緒煩冤，飲罷，忘攜饋金，歸寓始覺，急覓不得。逆旅主人促索稅資，勉強典衣以應，行李一空，二人計窮，日則行乞，夜則寄宿古剎。恥過兩姬之門，避道而行。會除日，薄暮，二人拾得枯枝，就地燃火，相對歎歎。甲於腰 摸得一錢，擲地歎曰：「重資散盡，留此一錢何益！不如拋去。」乙忽心動，急拾取曰：「此碩果也。天倖存此一脈生機，安知非剝極而復之兆？」遽攜錢出，曰：「君姑待之，我自有計。」甲莫喻其意。少頃，乙歸，手攜竹片、草莖、敗紙、雞鴨毛等物，甲問：「何為？」乙笑出麵粉，索水調漿。就地火光中，將草纏竹片上，蒙以敗紙，又遍黏雞鴨毛，畀甲視之，宛然各種禽鳥。甲曰：「君處此愁城，尚何作此兒戲？」乙但笑而不言。竟夕，約成二三百具。平明，以半付甲，邀同至玄妙觀，自有料理。甲姑與俱往。觀為姑蘇遊觀之藪，春日尤盛。比至觀，士女雲集。婦孺見甲乙所攜禽鳥，以為酷肖，爭求購買，頃刻俱盡。每具十數錢，共計五千有奇。甲至是始歎乙心思靈巧，樂不可支。因問：「一錢何用？」曰：「竹片、草莖、敗紙、雞鴨毛等物，皆係拾諸市上。以一錢市麵粉，豈不慳敷所用耶？」相與大笑。自是購添各色紙張、雜雞鴨毛，以肖人物花草等狀。兩人夜間分制，日至觀求售。自春徂夏，才百日，計斂錢三千餘緡矣。因變計，居積貨物，往無不利。不兩年，積資數萬。遂於閭門開設布店，大書「一文錢」三字榜於門，志不忘所自也。乃各具千金為兩姬脫籍，姬各出私蓄，相助經營。不數年，財雄一方，爰遣人至徽迎取眷屬。兩家相約，世為婚姻，迄今二百有餘歲矣。閭門外泰伯廟前「一文錢」三金字，大如栲栳，猶煌煌照人目云。

### 韓文懿公軼事

韓文懿公葵，貌淒陋，而髯叢如蝟。年逾四十，甫領鄉薦。計偕北上，膏秣無資，襤被徒行。嘗日暮失路，寄宿人簷下，少間，一叟籠燭至，見問：「誰何？」公具告邦族。叟瞿然曰：「是慕廬先生也耶？老朽向讀大文，向慕已久，今不知惠臨，褻慢勿罪。」公謙詞致謝。叟叩門，肅客入，為具酒食，款洽甚恭。就廳事西偏設榻，請公安寢。叟入，公甫就枕。廳上故供祖先木主，殘燈尚明，時正月中旬，燈節初過，月明如晝。忽聞窸窣作聲，一女從門隙入，靚妝高髻，徑至祖先案前，伏地跽拜。已，出一物置香爐下，冉冉由門隙入內。公知有異，悄起，於爐下摸得一物，就燈下諦視，形類篋絲，上纏紅線一縷，腥臭刺鼻，乃攜壓枕下，倚枕假寐以覘之。無何，又聞窸窣聲，前女從門隙出，後隨一女，相將至祖先前，伏地交拜。前女起索爐下物，不得，意甚惶急；後女立待良久，復獨由門隙入內。前女便至榻前問曰：「頃爐下一物，公見之否？」公披衣起坐，曰：「良有之，汝需此何為者？」女曰：「實告公，妾非人，乃縊鬼也。合於今夕得替投生，非此物無以為信。乞公憐而賜還為幸。」公拈髯冷笑曰：「若

然，汝利人之死，以圖己之生，我實不願遂汝之生，而不救人之死。物固在此，吾決不汝還矣！」女再三哀之，公瞪目拈髯，冷笑不答。女慘然變色曰：「公不畏鬼耶？如再不擲還，妾將現變相矣！」公笑曰：「汝縱現變相，是汝本來面目。吾何畏哉？」女靨靨有聲，長袖一拂，蓬發垢面，帶眉突睛，舌出唇外長尺有咫，怒目相向，意殊孳惡。公笑曰：「汝技止此乎？汝試亦觀我變相何如？」相傳公固奎星化身，時宿醒未解，酒氣尚醺，急起赤足，索得只履，夔躍而前，鬚髯怒張，盛氣向女面一噓，其狀儼然世俗所繪奎星也者。女不禁悲嘯撲地，幻為雲煙，頃刻漸滅，竟不能復聚形矣。公乃叩內室門，曳出，備告所以。先是，叟有子出外，婦不得於姑，日間適以小事勃谿。叟聞公言，知有變，急入告媼，相與破婦房門，果見婦懸樑上，氣尚未絕，解纆以水灌之，頓蘇。公諭叟與媼好善視其婦，一家感泣，從此稱慈姑孝婦焉。天明，公出爐下物火之，並將灰投置中，以絕其患。是科，公登會狀，官至大宗伯。

里乘子曰：相傳吳門有星者，決人吉凶，百不爽一。許繆殿撰形登會狀，果驗，一時神之。文懿公往求推算，則曰：「子一第已屬幸事，尚望捷南宮乎？死期且至矣，奈何！」公聞而怏怏，無意北上。友人力破其惑，又薄助其資，甫克踴勉就道。竟繼繆公而登會狀。星者聞之，惶愧遁匿。又《聊齋志異》載元少先生曾設鬼帳一事，因思古之不得志於時者，或為路鬼揶揄，或受小人奚落，正復不少。若公既見重於冥王，又能氣懾惡魄，可見公平日為人，為天人之所欽矚，較之尋常與鬼物為伍者不同。彼星者，本小人之尤，以公貌陋家寒，預挾一窮儒不能發跡之見，不待推算，遽加菲薄，是炎涼之心中之，非其術數之或驗或不驗也。其智識不又出鬼物下哉！噫！

#### 富翁子

富翁某，群雌粥粥。中年舉一雄，喜甚。兒甫周晬，忽終日啼哭，滴乳不食，舉家憂皇，急延多醫商治，並云但求兒愈，不吝厚酬。群醫籌商立方，藥不下嚥，束手無策，次第散去。中有某醫者，素專治小兒，其術甚精，再四諦視指紋，知兒固無病，竊希厚酬，獨留不去，而輾轉思維，卒不喻其啼哭不乳之故。偶游後園，見乳姆於荷池為兒洗濯衣褲，蓬頭悲泣。問其何泣之哀，答曰：「妾一家老幼不下十口，皆賴妾在此乳兒得不凍餒。今兒疾不治，一家斷難存活，那得不哭！」醫聞是乳姆，其心忽動，乃曰：「我醫也。再四諦視指紋，兒實無病，但不喻其啼哭不乳之故。汝若知之，可悉告我，我當設法治之。若是，則汝家溫飽，我亦得厚酬矣。未審汝知之否？」乳姆聞之，皇遽投地，稽顙有聲，悄謂之曰：「先生必秘勿告翁，妾乃敢言。」醫曰：「諾。」乃曰：「前日抱兒戲池畔，兒掬石上生螺，納諸口中，妾急以指掏之，已哽喉際。從此啼哭，滴乳不食。此致病之由，惟妾一人知之，先生慎勿多言，未審果能治之否？」醫撫掌笑曰：「得之矣。」以好言慰乳姆，並誓不泄言，乳姆叩謝而去。醫特見翁，笑賀曰：「連日為郎君故，幾忘寢食。頃思得一良法，疾可立效。但不知郎君愈後，所謂厚酬者幾許耳？」翁喜，拈髯笑曰：「小兒果愈，請以五百金為先生壽，可乎？」醫笑曰：「請益之。」曰：「倍之，何如？」醫點首曰：「可矣。」乃囑翁速購肥鴨百頭，繩係其足而倒懸之，以盎承鴨嘴所流瀉沫若干，用銚頻挹注兒口中，不炊許時，兒啼哭頓止，且以手索乳哺矣。翁顧而狂喜，以千金酬其醫。

里乘子曰：昔揚州鹺商某，中指頂螺紋中忽生一紅毛，根圍紅盤大於豆，毛銳如針，觸之痛徹心髓。醫治罔效，且稽古方無是症，群醫無可如何，相率辭去。吾邑嚴肇基，名醫也，適游廣陵。商耳其名，禮延診治。嚴稽群醫所立方，或敗毒，或瀉火，俱無少效。默思：「中指屬心，毛乃血之餘，其色赤，屬火，必心火與腎水不能既濟。」「君火動而血無所統，致釀此患。治當滋腎。」以金匱腎氣老法加減。三日而毛色頓黑，痛頓減；又三日而色黃，痛漸止；又三日而色黃轉白；越日，毛隨盤結痂俱落，疾良瘥。所謂醫者，意也。彼小兒腰螺，以鴨見螺必嘔，取其以淪之，故立愈。證以嚴醫之法，益知醫以意為之，較執古方，不更可操勝券乎！

#### 吳生

唐盧龍節度使李公，精星學推算，窮通夭壽，百不爽一。有愛女美且慧，公推算當封夫人，非公侯之命不許占鳳，故及笄猶未字也。有吳生者，固世家子，素游惰而性儇巧。涎欲係援，又不敢遽通媒妁。密以百錢賄日者，為捏造一極貴之格，書於紅箋，乘公出行，故犯鹵簿。公怒叱虞候拘至輿前，厲聲問故。生叩頭曰：「小人以貧困不能自存，特占休咎於日者，謂『貴不可言』。自念一寒至此，何由發跡？緣賴觀所評命紙，沈吟猶豫，不虞節鉞忽臨，致誤冒犯，罪萬死。」公索評箋，推之良然，顏色頓霽。詳詰世族，大喜，命載之後車歸。為薰沐更衣，問：「娶妻否？」對曰：「以貧故，尚未婚配。」公益喜，遂筮吉，以愛女妻之。一介措大，一旦坐享富麗，頓增驕蹇。左右之人妒而且恨，交譖於公。久之，公亦察其無他能，陰悔而厭薄之。欲殺之，苦無其法。會吐蕃大入寇，朝廷憂之，詔各路節度使舉將才，公遂抗疏：「特薦婿吳生，固世家子，素習韜略，可勝將帥之任。」疏上，召生告之。生知將借刀殺己，然不敢辭，且佯喜再拜，深謝汲引。及諭旨下，生拜辭公，內與妻訣。女固賢淑，以父將不利於婿，心殊不慊。乃勉生曰：「男兒志在四方，死生有命。此行安知非福！努力為之，不立功歸，無相見也！君其懋哉！」生曰：「諾。」既至戍所，諭部曲將弁：詰旦登場閱武，有不至者殺無赦。至期，一一閱畢，各厚犒之。且笑謂諸將弁曰：「爾曹各有所長，果同心戮力，蠹爾蕃虜何難殄滅！幕府少不更事，頗好馳馬試劍，敢獻薄技，以助諸君一笑。」僉曰：「唯唯，願幸寓目。」少選，數健兒共舁一大刀至，約重千鈞。生乃著戎服，跨駿馬，持所舁大刀，下抑上揚，左蕩右決，輕如揮扇，易若折枝。舞畢下馬，毫不竭力。合營羅拜，歡聲雷動，賀曰：「公神威，真天人也！」生命以刀懸諸營門，擇日撻伐。初，生閱武時，吐蕃潛遣諜者偵之，見生舞刀，大驚，舌撝幾不能下。深夜，悄就營門舉之，直如蚍蜉撼樹，牢不能動。諜報，吐蕃聞之相顧失色，君臣籌議，以為不早自量力，強與交綏，是螳臂當車，徒自取死。急上表謝罪，願歲歲朝貢，永誓不反。捷聞，朝廷嘉悅，以李公所薦得人，晉左僕射，封代國公；以生微虜有功，授嶺南節度使，封萬戶侯，妻封涼國夫人。至是，生得官歸，遂為翁婿、夫婦如初。後，女問生，始知前所舞大刀，以木片飾錫箔為之。又預如式鑄千鈞鐵刀，使懸營門，故令其諜者偵報，以備其心，而投誠輸款也。

里乘子曰：或謂吳生一生工於用詐，始也，以詐得婦；卒也，以詐得功，亦何狡獪乃爾也。予謂必其命應如此，故天牖其衷，福至心靈。向使吐蕃之役應變無謀，則翁將借刀以殺其婿。夫且不能終有其妻，匪寇婚媾能不為生危乎？方入贅時，公雖信命，竟不免為人言所搖，賴女也能賢，安命不貳，「安知非福」，一言幸中，果爾塞上捷聞，朝中命下，翁既傲寵，妻亦分榮。自是生得官歸，遂為翁婿、夫婦如初，是蓋有倖存焉。予舊過盧生祠，見題壁詩甚夥，類皆豔羨盧生得遇呂仙，作此一場好夢。予謂盧生若無封侯骨，何能入夢？因口占三絕以調侃之，有云：「盧生自有封侯骨，才得邯鄲夢一場。」即此意也。武侯嘗言：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」天即命也。否則，命之不猶，而妄希非分，天下之百般奸巧、百般窮者，豈少也哉！況就用兵而論，所謂兵不厭詐，此事即採入智囊，亦奚不可？

#### 姑蘇某翁

姑蘇某翁，赴飲夜歸，見鄰人某甲河畔磨刀，詫問：「何為？」不答。再三研詰，始勃然謂：「婦與某生有私，適瞰生來，將掩執而並殺之，以洗門戶之羞！」翁把玩其刀曰：「此固當殺，奈刀不利何？我有寶刀，如新發於硃，請暫相假，何如？」甲謝曰：「甚善。」翁笑問：「汝曾殺人也未？」曰：「承平世界，焉敢妄殺人？」曰：「然則汝初次殺人，亦須薄飲壯膽。」乃邀甲至家，出酒一瓶，佐以菹豆，囑其自酌無躁，爰托如廁，悄往呼婦，告之故，婦與生惶愧叩謝。翁急麾生曰：「去，去！毋緩！」生倉皇遁。翁又囑婦扃戶。歸，視甲酒甫罄，問：「尚需酒乎？」曰：「足矣。」遂假刀別翁急歸，破扉而入，索生不得，意翁漏泄，恨甚。返叩翁，翁笑曰：「良然，汝且稍安，試聽老夫一言。竊人子娶婦不易，因泄一朝忿殺之，固差快意。但殺之必須鳴官，鳴官即不免咎責，且須薄費。為汝計，亦甚不利。今為汝畫一萬全策：婦既不貞，不如鬻去；藉得其資，亦可再娶，不較為盡善乎？汝其思之。」甲沉思久之，曰：「翁計誠善。倘其父兄不肯奈何？」翁謂：「但坐以私生一事，即指老夫為左證，計無不諧。」甲如言往訴婦之父兄，果恥其不貞，聽甲處分。遂將婦鬻去。越數年，翁以歲饑家落，丐食如秦，稿宿寺中。一日，見群婢

擁一麗人，珠冠繡帔，入寺禮佛。健僕三五輩，皆華服、著吉莫靴，伺立門外，屏息耳語，意是命婦。少選，禮佛畢，麗人升輿，瞥見翁，命從者詣翁，備問邦族，遽令攜翁歸。見其閭閻閉閤，粉堊煥耀。其良人出，年可三十許，容止甚都。麗人謂翁是表叔行，良人慰問殷情。翁諦視麗人非他，即某甲之鬻婦也。以其良人在側，彼此約略寒暄，兩心默喻，不敢絮說。良人命左右為翁具湯沐，更衣進饌，棲以精舍。漏二下，兩婢秉華燭，導婦至翁寢所，淅 叩地。翁急掖起，婦喟然歎曰：「妾曩以一時之誤，微翁，白骨已朽，妾之身，翁之賜也！再生之恩，久恨未報，今幸相遇，謹先具黃金二百兩為翁壽。」乃命婢列金幾上，謂：「不腆微物，出自私忱，聊酬萬一。翁請安心寬住，他日言旋，良人自別有饋贐也。」翁喜出非望，凡婦所言，竟不知所答，唯唯而已。先是，其良人以無子，命紀綱吳下買妾，適得婦歸；連舉雙雛，良人大喜，使乳母字之。前歲嫡死，婦已正位，逮好甚敦。良人富固敵國，以妻黨故，遇翁甚厚。翁居此半載，左右給役，皆二八俊童；飲食起居，靡不稱心，心不自安，屢欲辭歸。夫婦以翁年老，不敢久留，為具四時衣服，裘葛單袷悉備，其良人又贐以三千金，命僕馬送歸，行色甚壯。抵家後，知子為人傭工，招歸，出資命其貿易。不數年，居然巨富，往來江湖，稱為大賈。後子至楚北，以人命株連逮係，苦不能脫。會堂上官慮囚，閱爰書，見其子姓氏籍貫，問：「翁是否同族？」答謂：「是罪人之父。」官色頓霽。不日，出子於獄，且謂之曰：「汝可速歸，煩寄語而翁，某生問訊矣。」其子再拜而出，心甚德之，而莫知其由。又念父固鄉民，平日未嘗與顯者交，何得官言及此？而翁聞子係獄，深以為憂，忽見子歸，悲喜交集。子乃述官問訊之言，翁瞿然驚曰：「是矣，是即與某婦有私之某生也。今貴也耶？」遂為子具告往事，父子交慶，設兩人木主，屍祝之。

里乘子曰：本夫誅奸，世間盡有，使樸誠畏禍者聞之，恐波及其身，則必掩耳疾走矣；使忠厚不忍者聞之，或諫勸阻止，而不善立言，當其人盛怒之下，必致反唇相稽，不惟不能阻止，且可增其忿戾矣；抑使浮躁好事者聞之，則必幸災樂禍，從旁嘵嘵撻掇、慫恿之不暇矣。雖本夫誅奸，律所不禁，而見死不救，亦非所以體上天好生之心。我不預聞，於我無尤也；我聞之，固不必諫勸阻止，以逆彼之聽，又何必撻掇慫恿，以助彼之虐乎？某翁洞悉人情，窺某甲怒氣方張，願假刀以利其用，又勸飲以壯其膽，語語中肯，甲焉得不墮其術中？而於是托如廁，悄悄告婦，寓諫勸阻止於撻掇慫恿之中，斟酌可謂盡善矣。及甲恨而返叩，即直承不諱，並為剖陳利害，策畫萬全，甲婦與某生之命，固賴翁而生，即甲他日苟得再娶，而幸延一線之嗣者，亦出翁之賜也。大抵遇此等事，諫勸阻止者少，撻掇慫恿者多，有損於人而無益於己，不知是何居心也！問有能不動聲色、排難解紛，如翁之熱腸為人、從容周密者乎？予嘗謂：人心即天心也，順天者昌。觀翁後日，父子兩受其報，天心不大可見哉！

餘徐二公軼事

徽州黟縣餘公夢岩，名毓祥。微時授徒，館穀甚菲。歲除，無資祀先，夫婦枵腹，愁對太息。公身僅著一敝緇袍，一舊羊皮短襖。雞鳴而起，擬趁早墟，賁短襖可得三千錢，市牲酒薪米之屬，聊以卒歲。獨行五里許，路經一嶺，隱約見樹林中有人影，叱之不答，固疑是鬼。迫而視之，則一男子投繯樹枝也。大駭，急解繯放臥地上，移時頓蘇。詰其自經之由，其人忸怩泣對曰：「小人負佃租若干，主人迫索，倘不急償，便擯取妻相抵。妻去，兒在襁褓，失乳必死。小人既不忍妻之生離，又不忍兒之短折，左右思維，不如先填溝壑為得也。」問：「租值須錢幾何？」曰：「三千足矣。」公乃以短襖付之，曰：「速將去賁錢償主人，慎勿出此下策。」其人崩角在地，叩問姓名。公麾令速去：「勿多言，吾不責爾償，問姓名何為者！」其人叩頭起，攜短襖而去。公日晡歸家，夫人問：「衣已賁乎？」曰：「否否，吾不自慎，為人竊取去矣。」夫人亦無怒詞，反以笑言相慰。時夫婦年俱逾五十，尚無子。未幾，夫人竟有娠，生辛伯司馬兆元。是年為嘉慶丙子科，公領鄉薦。丁丑，聯捷成進士，觀政禮部，擢郎中，在官有政聲。生平不苟取予，不輕然諾，鄉人以賢者稱之。後，投繯男子貿易小阜，欲報曩德，苦不知姓名，遍訪鄉黨，群慙揣非公不能。姑備儀詣謝，公峻拒之曰：「若誤矣，我無是也。」公年登大耋，告歸林下。易簣時，辛伯叩問是事，曰：「此盛德事，吾何能為？大抵鄉人以我平日迂方，或擬議及之耳。」予與辛伯交最昵，問之果然。嗟乎！觀餘公已事，歎造物試驗賢者，可謂至巧、至酷。彼索逋者，必須錢三千，若暗中計，短襖之值恰以相抵；少一錢不可，多一錢亦不可。在凡人處此，豈能一錢不留，竟如公慨然持贈，空拳而歸，直行所無事乎？而夫人聞之，絕無怨言，反以笑語相慰，亦可以謂難矣！世謂行陰德事，不使人知，餘公有焉。後，吾友漢軍徐公司馬同善言，其尊人鐵孫觀察為孝廉時，歲暮，存館金三十兩，歸家途中，值索逋鬻妻事，價恰符館金之數，亦慨以相贈。徐公平生樂善不倦，筆難盡述，以此與餘公相似，故連類及之，而不特書也。徐公諱榮，丙申進士。由縣令起家，沅晉福建汀漳龍道。抑予聞之，我朝黟縣進士，自餘公始；廣東駐防漢軍舉人，自嘉慶丙子科徐公始。餘公五十後始得子，且多孫焉。考終，祀鄉賢、名宦等祠。徐公居官，善政不可枚舉。其最著者：守紹興時，創修堤堰，活數十百萬生靈，萬世利賴。公嘗曰：「吾所在有功德於民，子孫必昌！」信然。公督兵新安，殉難黟縣之漁亭，賜 甚厚，凡建專祠屍祝者數十處。今長子伯安慮善，權浙江金華府知府；次公同善，即選通判，並加同知銜；次春漪傳善，現官四川會理州知州。孫十人，皆能以詩書世其家。

里乘子曰：予嘗謂：天下至善之事，非有厚德、厚福者不能遇。二公福德過人，故所遇若合符節。當其初時，造物之所以試驗之者，不可謂非至巧至酷，而其所以報之者，不可謂不厚。若我輩庸碌無奇，造物不甚留意，遂亦不必試驗。予自知德涼福薄，斷不能幾及二公之萬一，然不敢不勉也！

杭城某翁

杭城某翁，富埒王侯，而艱於子。姬妾甚眾，卒無蘭兆。翁年已逾曰艾，自念無嗣，何需多金？遂矢行善事，且不求人知。逾年，某姬果舉一雄，方頤豐下，賀者群稱英物，翁心頗慰。兒七歲就傅，徇齊殊眾，一家珍愛之。無何，兒環唇生七疔，痛徹心髓，症甚危殆。凡精岐黃者，皆羅致家中，翁署券：「患愈，酬白金三千鎰。」諸醫涎其賞，商榷立方，卒無效。創且日甚，水漿不入。醫調唇唇最毒難治，此多至七枚，遍稽古書，皆無此症。群謝無能，相率辭去。翁愁思無策，惟率諸姬環榻相向而泣。兒僅存息一絲，坐待其斃而已。忽有嫗丐於門，眙求無厭，閤者以少主垂危，譙呵之。翁聞，出責閤者，如言給嫗。嫗合手稱謝，見翁淚承睫，詰知兒疾，曰：「老婦有兒，幼亦患此，曾遇異人，謂名『七星攢月』，危症也。惟十二歲內小兒所下虻蟲百條，搗餅疊敷之可治。試之，良瘥。後以方傳人，皆效。今公子得遇老婦，合是有緣，敢為翁賀。」翁喜，如嫗言，懸格徵求。凡有小兒者，咸以藥下虻蟲爭獻求賞。敷之果愈。先是，翁聞嫗言，入諭於眾；比出延嫗，不知所往，而所給之物固在。或謂翁素虔奉天竺觀音，此蓋菩薩化身，以旌善人云。兒弱冠成進士，事親不仕。生子五，皆讀書成名。至今科第不絕，尚稱素封焉。

里乘子曰：翁年已逾曰艾，忽自念無嗣，何需多金？是天牖其衷也。其矢行善事，難；其不求人知，尤難。蓋初存心固施不望報，而天必報之，彼蒼蒼者，何嘗絲毫負人哉！觀此，歎「為富不仁」是陽虎之說耳。而天下之為富翁者，聞此翁之風，亦可以興矣。

左生

邑諸生左泰，年少，才貌雙俊，而苦無行。鄰翁某走無常，性方正，喜規人過。嘗謂生曰：「昨至陰司，竊覘吾邑士人祿籍，君貴居極品，壽享期頤，子孫昌盛。以曾挑某寡婦致失節，又與某處女有私，乾怒冥王，已鐫祿秩二級，減壽二紀矣。君宜自愛，後福尚未可量也。」生聞而駭懼，跡為少斂。未幾，故態復萌，蕩檢益甚。翁見之，慍曰：「前老夫為郎君言，將以為妄耶？昨又見君籍，不但淫惡甚多，且又唆某甲健訟，某翁傾家，兼斃多命。冥王大怒，鐫君五級，壽僅花甲矣。不速悔而痛改之，不可挽也！」無何，又遇翁於途，責之曰：「君不聽吾言，冥王以積惡多端，罰僅以布衣終，子孫亦不能顯達。是真不可以救藥矣！」生俱漫應之。既而又遇，翁直唾生面曰：「孺子真不可教，今死期至矣！可若何？」生始大恐，踣叩其由。翁曰：「昨見冥王稽君籍，令鬼吏權衡功過。吏檢君惡籍，每惡以寸紙書之，紙片累累，堆積如山。冥王立叱勾攝君魂，削君壽祿，且斬嗣續。吏稱：『左某尚有善籍可抵。』王領之，命稽善籍。須臾，吏呈寸紙，大聲唱曰：『左某生平奉事繼母至孝。僅此一善。』王令試權其輕重，見吏持一天平至，將惡籍紙片數百張堆置於左，復置善籍寸紙於右，權之輕重相埒。王色頓霽曰：『孝之為德，如此其盛

乎！』旋命吏但削君祿，壽於某年月日時，勾攝結案。姑念事繼母孝，留一子以延宗祧。」生聞，赧汗如雨，自言：「願痛自改過，尚可挽回否？」翁曰：「悔已晚矣。」掉頭不顧而去。後生果如期而卒，三子僅存一焉。

里乘子曰：左生幸遇鄰翁，屢進藥石，以攻其疾，誠為難得。乃始聞駭懼，繼則故態復萌，且加甚焉，一誤再誤，六州鐵直不能鑄此大錯。天罰所及，孽由自作，夫復何怨？而一念之孝，權其輕重，善惡兩平，卒賴此以延一線，可見天道賞罰之公也。信乎冥王之言曰：「孝之為德，如此其盛乎！」

#### 雷擊二女

江蘇葛菊人言，太湖西洞庭山有村，曰後堡，人煙輻輳，多以織綢為業。綿綢以繭網為之，謂繭面第一層茸絲，其薄如網也。先是，有湖州某叟，每年蠶熟，輒舟載繭網至後堡販賣。村有某媼，其子外出傭工，家惟孫女十二歲、外孫女十四歲，相依過活。道光十三年六月，某叟來販蠶網，擔貨到村，子十三歲，留以守舟。二女恒至舟，與叟子戲，日久益密無猜。叟售貨既罄，將歸，以風逆不能解纜，斂佛番十二元納橐，置舟中，仍攜揀剩殘網到村，賤價賣訖，旋舟，索橐不得，怒詰其子，鞭之幾死。岸人僉為緩頰，咎叟疏虞，不能專責乃子。叟無詞，含淚刺舟，怏怏而去。是月二十四日，某媼將午炊，以石敲火不得，出門乞火。忽烈風暴雨，雷電大作，村民某甲見媼宅火起，趨報媼。媼罵曰：「促狹兒，無妄咒人！我敲火不得，始出求火，家中那得火發？」甲曰：「此何等事，敢作誑語！調予不信，可自覘之。」媼急冒雨趨歸，果見火焚屋內。哭央村眾撲滅，火頓息，雷雨亦止。入視，二女手扶盜壇，踞死院中，兩太陽穴各洞如針孔，血水涿涿然流出，面不改色。眾甚訝之，壇故盛爆豆，試共發之，則豆下叟之橐資存焉。村民多與叟善，急遣人馳送湖州。至，則叟與妻已於昨夜投繯死矣。蓋叟歸途，復痛責其子，逼迫投河。到家，妻詢得其故，既痛子死，又以失資無以為生，夫妻交謫，半夜俱自經云。村人回，始知雷擊兩女為有由也。吁！可畏哉！

里乘子曰：或謂二女憨稚無知，戲攘橐資，初未嘗出於有心，天之所罰，無乃太刻。予謂不然，大抵上天好生，於人命尤極珍惜。無論二女有心無心，而某叟一門由失資絕滅淨盡，則慘莫慘於此矣。似此惡作劇，天怒已極，雖在童稚，顧可恕哉！

#### 雷擊某氏子

皖城懷寧某媼，孀居。一子年弱冠，貌甚樸願，為某官僉從，服役勤慎，能得主人意。同治七年三月十八日，夜漏二下，其子啟戶為主人淪茗，忽暴雷一聲擊死，僵踣戶外。媼聞之來，撫屍哭曰：「吾兒素樸願，天乎冤哉！何罪而遭此慘也！」雷又震震有聲，僉戒媼勿妄語乾神怒，雷乃止。後有人言其子曾盜販陶器某甲錢五百文，甲夫婦詬怨，無以營生，俱投繯死。事已隔一年，雷始擊之，尚是怨也。吁！以五百錢斃二命，天怒之烈，不亦宜乎！

里乘子曰：此子盜某甲錢，豈其母不知也耶？觀母之呼天鳴冤，且言無罪，是其平日貌為樸願，不惟欺人，且直欺其母矣！而以五百錢斃二命，致干天罰，諺謂「雷慣擊老實人」，信然。

#### 葉孝廉

陳西堂言，其中表清苑葉孝廉某，家居，忽有人齎書至，函簽寫葉某開拆，姓名與己相符，發函視之，蓋母與子家報也。略云：「聞汝發賢書，甚喜。但數年未接汝隻字，心甚懸念。我日形衰老，盼汝甚切。汝婦賢孝，經營菽水，心勞力竭，目下益難支撐，若不將汝婦改醮，勢必俱死。然汝婦不忍去，我亦不忍舍也。茲乘便特寄汝知，有信即給原人帶回。盼切盼切。汝婦去留，亦候汝信定奪也。」云云。孝廉得書，心知誤投，以書詞迫切，不從權調濟，恐他日其子歸，不免破鏡之悲。遂備白金二十兩，並具復函給來人帶回。略云：「自違膝下，無日不思。白雲在天，瞻望泣血。頃奉慈諭，欣悉起居康健，下懷頓慰。兒幸叨一第，急欲回家，因事糾纏，猝難遄發，茲備白金二十兩，托原人帶回，付兒婦暫供甘旨。目下窘況，不言可喻，兒婦賢孝，素所深信，姑且耐貧，兒歸自有料理。團聚不遠，決不再事稽遲，致勞倚閭盼望也。」其母得回書，以為果己也子者。乃以二十金作資斧，攜婦到清苑，徑投某宅。相視愕然，孝廉具陳崖末，爰另屋居之，並給日用，囑姑婦安居，勿事憂慮，當留心為訪其子音耗。後，其子果領順天鄉薦，回家訪母與妻不得，跡至清苑，母子夫妻相見，悲喜交集。母為道孝廉高義，其子感泣，與孝廉約為兄弟。從此休戚相關，有逾骨肉。孝廉子若孫，今已相繼舉於鄉矣。謂非好善之報哉！

里乘子曰：人心即天心也。初誤以姓名之同，鬼神使之，徑投其書，情詞迫切，慘不忍聞。天意以為：安得閱書者善為行權，巧事幹旋，庶不使鸞鳳分飛乎？乃孝廉果能暗合天意，函金婉答，措詞不即不離，極為得體。他日其人果領鄉薦歸來，母妻團聚。詢知孝廉高義，不惟其人感泣，即百世後耳其事者，亦無不為之同聲感泣也。天道報施善人，子孫世濟其美，不善可券矣！

#### 僵屍

家大人嘗訓之曰：「爾曹客游日多，如遇生地，必使僮僕同室宿，且切不可滅燈，以防不測。」因言壯年客姑孰，寓某庵中，時方初秋，天氣嫩涼。夜就枕，反側不能成寐，目微啟，見案上燈光暗如螢；距榻尺有咫，一物從地出半身，長尺許，黃毛絨絨，狀類獼猴，掉頭望榻上，氣咻咻然，目碧色，炯如貓睛。其半身尚藏地下，聞人轉側聲，欻遁不見。大駭，以為目昏瞶，所見不確，起挑燈，再就枕。心煩躁，復不能寐，姑啟目覘之。燈復暗，前物復自地出，聞人聲，依舊遁去。如是者三。燈光益暗，前物出地益高。遂不敢復就枕，起呼僕叩僧門，告以所見。僧點首笑曰：「良有之。老衲以君文星，當無患。不虞其亦敢乃爾也。」爰為移榻別室，方得安寢。越數歲，聞姑孰人言，前室地下故有枯棺，年久成僵屍，今已掘去矣。然當日幸未睡熟，且未滅燈，故不致罹意外患也。

#### 何相國兄弟

吾家有石屋寺，在青山之陽。相傳吾鄉何文端相國如寵與兄方伯如申，微時讀書其中，窮困幾無以自存。會除夕，聞家家祀祖爆竹聲，兄弟以難備牲酒，竟不能歸家度歲，相對愁歎。忽聞聲震如雷，急同出視之，則青山中裂，金光璀璨。就視，皆白銀累累，充牣其中。方伯大喜，以為天憐其窮，將謀運歸。相國急止之曰：「不可！君子當固窮，暴得此橫財，不祥。且安知非天之所以試汝我也？子姑賴之。」方伯曰：「唯唯。雖然，窮甚矣，第暫假少許，何害？」遂取白金五十兩，而書券投其中，山頓合如故。後方伯官布政時，稽核庫帑，少白金五十兩，正詰責間，吏忽見畸角一紙券，上書「某年月日，何某假天帑白金一錠，計重五十兩」，以呈，方伯大驚，驗之，蓋即前所自書投山中者。因備述前事，自如數出金償庫中。一時聞者莫不稱歎。觀此，益信貨財有定，不可苟得也。相國字芝岳，晚年予告歸，號西疇老人。

#### 傳青主徵君軼事

山右傳青主徵君山，以書畫著名一時，而不肯輕為之作。嘗有執友某求畫，請之諄諄，意不可卻。徵君謂：「畫雖末藝，然必須筆補造化。我每作畫，先擇其時，非遇良辰，不肯下筆。今重違君意，約以中秋夕為期。如是日天氣晴爽，風定月明，當準備紙筆，惟命是聽。」其友笑諾。待至某日，果晴爽如所言。友大喜，知徵君善飲，乃備肴酒，迎與痛飲，自晡至映，始罷席。徵君命侍者為研濃墨，駢兩幾，鋪丈長玉版紙其上，又取鐵界尺鎮紙四角，謂俟月上，東向秉燭為之作畫。少焉，月出東山，光鑒毛髮，徵君樂甚，命侍者取所研濃墨一巨鉢置旁幾，屏退諸人，獨自命筆。友遙遙竊窺，但見徵君手舞足蹈，或踟或躍，其狀若狂。友大驚，徑趨至背後，以手力抱其腰。徵君狂叫，歎曰：「孺子敗吾清興，奈何！」遂擲筆搓紙，竟作罷論。友見徵君發髻、鬚眉、滿頭皆墨，竟體汗下如雨，以徵君酒醉，不能強事丹青，急取水為之浣濯，遣人送歸。所畫廢紙上惟濃墨一團，大於釜口，以徵君手筆，不忍捐棄，姑疊折度諸架上。一夜，天陰月黑，室內隱約放光，急往察之，見光出自廢紙，始悟徵君畫果通神，可惜敗興中輟，未竟厥事也。京師打鍾庵募修落成，僧募徵君名，丐書庵額，以僧無行，辭不許。僧稔某甲與徵君善，啖以重金，求為轉乞。甲知徵君為人，不敢遽達，又慮無以報僧。既思得一法，乃沽佳醞，招徵君飲，又預作五絕詩一首，將「打鍾庵」三字嵌於詩中，乘徵君微醺，自握筆書此詩，屢書屢自拉棄之，徵君睨之而笑。甲曰：「家有屏，欲書此詩刻其上，顧不善塗鴉，致貽君笑。」時徵君已醉，笑曰：「我為汝代筆如何？」甲喜曰：「本不敢相煩，果爾，幸甚！」徵君遽索紙，縱筆為之一揮，較常尤勝。甲請

曰：「既蒙賜書，即求署款，以為蓬舍光，尤深欣感。」徵君笑而許之。後甲刊此三字授僧，榜於門。徵君偶過庵前，訝額署己款，筆意確是。注視沈思良久，忽憶前為甲書屏中有此三字，始悟為甲所賣，遂與絕交。徵君精醫，今所傳世者，僅婦科書，顧不徒精婦科也。有同鄉某客都中，忽患頭痛，經多醫無效。聞太醫院某公為國手，斷人生死不爽，特造請診視。公按脈畢，命之曰：「此一月症也。可速歸家料理後事，遲無及矣。」某聞，怏怏歸寓，急治任，兼程旋里。會徵君入都，遇諸途。問某歸意，以疾告。曰：「太醫院某公，今國手也。盍請治之？」某歎曰：「僕此歸，正遵某公命也。」乃具告所言。徵君曰：「果爾，奈何！我試為汝診之。」按脈良久，歎曰：「某公真國手也！其言不謬。」某固知徵君技不在某公下，泫然泣曰：「誠如君言，某真無生望矣！然君久著和緩名，竟不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乎？」徵君又沈思久之，謂曰：「汝疾萬無生理。今思得一法，愈則不任功；不癒，亦不任過。汝如法試之何如？」某大喜，求方。徵君命歸家，遍覓健少所著舊甌笠十餘枚，煎濃湯，漉成膏，旦夕服之，當有效。「萬一幸愈，可速至都中謁某公，當云何也。」某謝諾而別，歸家如法治之，疾果瘥。尋至都中，見徵君，喜慰異常，趣往謁某公。公見某至，瞿然曰：「君猶無恙耶？」某具以徵君所治之法告之，公歎曰：「傳君神醫，吾不及也！吾初診汝疾，係腦髓虧耗。按古方，惟生人腦可療，顧萬不能致，則疾亦別無治法。今傳君以健少舊甌笠多枚代之，真神醫！吾不及也！若非傳君，汝白骨寒矣。」謂：「非為鄙人所語耶。然則醫雖小道，攻之不精，是直以人命為兒戲也！吾尚敢業此哉？」公送某出，即乞休，閉門謝客，絕口不談醫矣。